

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

—沪股 1996 年 12 月行情综述

陆国梁

1996 年的末月，沪市在高涨的人气和上月立稳千点大关的基础上继续走牛，月中攀上 1258 点而创出 1993 年 5 月以来的新高。其后则受制于对过度投机的抑制而走出年内最大的调整行情。全月股指开盘 1056 点，11 日摸高 1258 点，25 日探底 855 点，31 日报收于 917 点结束了全年交易。月 K 线为 L 影 202 点，下影 62 点，实体有 139 点的大阴线。上证 30 指数报收于 2442 点，也跌去 1139 点。

本月交易概况

第一周（2 日至 6 日）开盘 1056，最低 1056，最高 1220，收于 1212 点。本周上海股市出现暴涨行情，涨幅 180 点，达 14% 以上；周交易总量 853 亿元，为全年原交易天量记录的一倍，换手十分充分。在上升过程中原来的冷门股也放量上涨。同时，1996 年的最高点和 1994 年的最高点也被有效突破，至周五，大盘已在 1200 点以上立稳了两个交易日，显示出异常的强势。

第二周（9 日至 13 日）开盘 1227 点，最高 1258 点，最低 1110 点，报收 1110 点。本周沪市主力机构在强大的群众基础支持下继续推高大盘，终使盘中股指再创新高。但管理层忧于市场风险而连续强化风险防范的舆论导向，使得自周四起连续两天出现单边的下跌态势，预示着行情正式进入了调整之中，全周成交金额 676 亿元，比上周减少了 20%。

第三周（16 日至 20 日）开盘 1000 点，最高 1000 点，最低 864 点报收 885 点。本周初各大媒介统一发布题为“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”的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评论员文章，强调要进一步抑制过度投机，同时 100 亿元 1996 年新股额度随之公布，使市场出现单边的抛售行为，虽然实行 110% 幅度的涨跌停板，但连续两天跌停后方有接盘出现使盘面得以企稳。全周成交金额仅 281 亿元，为上周的 4 成余。

第四周（23 日至 27 日）开盘 900 点，最高 927 点，最低 855 点，收盘 922 点。本周在消息面的多重交织下，终于在阶段底部的震荡之后出现企稳反弹。其中，上交所对“T+3”传闻的辟谣，中证报认为调整已基本到位的文章，以及人民日报署名张心明的全国统发稿，都对市场企稳产生了重要作用，但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在于经历了近 40% 的深幅调整后，大盘寻求到了一个阶段的价值平衡区。周交易金额 186 亿元，比上周再减 50%。

尾声（30 日至 31 日）开盘 929，收盘 917。大盘在平平淡淡、小幅整理中结束 1996 年全年的交易。

升浪如潮 指数再创新高

本月上旬，沪市发动 1996 年最大的，也是最后一轮升浪。在上月末立稳 1000 点的基础上，本月开盘就跳空向上突破，短短八个交易日，大盘连续三次跳空高开，至 11 日，指数大最 25 线 30 上摸上了今年的峰值 1258.68 点，绝对升幅达到 226 点。在涨升中，历史记录不断被刷新。

造成这轮升浪的主要原因有：

第一，投资者人数的继续增加和投资热情的持续高涨。而长达 9 个月的慢牛行情，使得投资者风险意识渐失，特别在不少新入市的投资者中，多年不见的买到股票就能发财的观念重现，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，反而是在最直接的示范效应下，越买越赚，越赚越买，入市人数和入市资金都出现了滚雪球般的壮大。

第二，由于沪股的低价效应，吸引了各方的主力资金会盟于上海。在本月第一周，沪市交易量已超过深圳，可见主力资金的重点已转入上海。

第三，周道炯和陈元先后发表讲话，表明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》行将出台，《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》可望于 1997 年初出台，都被市场视作重要利好。

风险调控 大盘急转直下

然而，由于股价毕竟处在三年半以来的最高峰，市场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。为此，本月 9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，要求进行全国性的投资风险意识教育，对这个警示，部分投资者心领神会而逐步离场，但更多的投资者却仍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不少主力资金似也欲罢不能，终致引发了 1997 年最实质性的行政调控措施。

12 月 16 日，被称为三道金牌的调控措施同时降临：即沪深证交所实行 10% 的涨跌停板制度；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；国家计委、证券委宣布 100 亿元的 1996 年度股票发行规模。在三大措施的共同作用下，发生了年内最大的深幅调整，在连续两天跌停后，至 20 日方在 864 点位置得以企稳，与上一周到达的高位相比，八个交易日中，沪市的暴跌幅度为 31.3%。

毋庸置疑，撇除过多泡沫，抑制过度投机，促成股价的合理定位，对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，乃至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无疑是必要的、有益的。经过这次风险教育，市场必定能更健康、稳定地发展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亚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：周锡萍）